



年年梅花香如故

王祥夫

过年，国人大多都要吃一顿饺子。在东北，鲅鱼馅饺子算是上好的饺子，但我却不大喜欢。鲅鱼在南方沿海一带叫马鲛，大个儿的马鲛可以长到一米多，但近年来已不多见，潮汕地区用马鲛鱼做的臭梅鱼倒是很好吃，做茄子放一点在里边，味道可真是冲。

说到除夕夜的饺子，东北人传统的吃年夜饭向来是吃饺子就只吃饺子，我至今还喜欢这么吃。只吃饺子而不再加别的菜，饺子才显得香，我希望这个传统保持下去，有什么好菜大年初一再吃。

小的时候，一过年我就会犯积食的毛病，积食的滋味极不好受，因为吃得太多了，一时消化不了，肚子胀，所以，小时候过年，家里大人总是要把山楂丸找出来给我吃那么几颗。长大后，我的

积食毛病就没有再犯过，所以我认为，即使是过年，也没必要一下子把一年都吃不到的东西端上来，好菜好饭，最好是徐徐地吃掉。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坏习惯，那就是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夜过后的新春第一天、大年初一一定要吃一天素，这个习惯我认为很符合养生，应该推广。在过去，也许是鱼和肉不足，除夕晚上大鱼大肉吃过，只好第二天的大年初一吃一天素，却想不到这正好暗合了养生之道。

说到吃素，我还想说一下素饺子，我曾在寺院里吃到过很好的素饺子，馅料以香菇为主，还有炸过的油豆腐和卤过的香干，当然要切碎，还有俗名被叫作金针菜的黄花，也要切得碎碎的。总之在那里吃到的东西总觉得要比别处的好，一年到头吃素，厨间做素食的技

术积累肯定有超越一般厨师的地方。再说到素饺子，很多人家过年时除了肉馅饺子一般也都会再包一些素饺子。在北方民间，当然是乡间，有极好的传统，就是一定要素饺子先下锅煮，煮熟后捞出来然后再煮肉馅儿的饺子。而这先煮出来的素饺子也一定是先要捞一碗敬给劳作了一年的老牛吃，俟老牛吃完这碗饺子，人们的年夜饭才可以开始。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

关于过年的文章作来作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新意可以写出来，但每到过年，除夕一过，到了大年初一，还是让人有一种万象更新的感觉。初一早上起来，只感觉天地真是清爽，远远近近响着零星的鞭炮声，出门看看自己写好贴在门两边的对联，虽然还是老句子，但也觉得有无限的新意在里边：春随芳

草千年绿，人与梅花一样清。只此四个字，忽然觉得自己果真也崭新了起来。对联的横批，我最不喜欢“大展宏图”“鹏程万里”这样让人不得要领的句子，而我年年对联的横批也一定是老句子“四季平安”，我们除了平安还需要什么呢？“平安是福”这句话说得真是好。

就像案头瓶里的梅花，虽然年年都是它，但是年年都令人赞叹，风雪之中，梅香如故。



祥夫言

母亲的压岁钱

刘富宏

真的是一份意外，是一份惊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母爱！花甲之年，我竟然收到了母亲给的压岁钱。是的，马年新春来临之际，也是我65岁生日之时，母亲给我一个红包，打开，里边是200元压岁钱。顿时，我的眼里涌满泪水，而心里早已幸福满满！

过年压岁钱是传承千年的习俗，寄寓着父长辈对晚辈的美好期望与祝福。除夕上午，我和两个儿子再次去拜望母亲。母亲拿出一沓红包，对我说：“儿子，妈今年要给你发压岁钱！”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又递给我两个，说：“这是给你媳妇的”。当给两个孙子也发过红包之后，母亲目光灼灼地看向我，又看向两个孙子，说：“从小到大的奶奶没给你一分压岁钱，今天是除夕，又是你爹的生日，现在奶奶有钱，给你爹补一补。愿身体多灾多难的我平平安安！”

接过母亲的压岁钱，我先是一怔，继而紧攥在手里，激动地扭过头去。

“奶奶，您不可能没给过我爸压岁钱吧，小时候也没给过吗？”握着奶奶的手，二儿子好奇地问。

“没给过啊！别提那会儿了，你苦命的爷爷丢下我们娘儿几个不管了，家里那个穷呀，哪有钱给，能买个糖块、几颗瓜子花生就不赖了，那时候日子真清苦呢。后来你爹他们长大了，要念书要生活，日子过得一直紧巴巴，奶奶哪舍得给压岁钱……”

听着母亲和儿子们说话，我陷入了沉思。母亲的一生走过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三十七岁时我爹去世，母亲带着我们苦苦挣扎四五年，后来我又得了一场病，母亲只好带着我们改嫁了，她的大半生都在为我们操劳。她把钱看得很重，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家里的任何破烂东西，都不舍得扔掉，要一分一分地卖成钱攒着。

我们长大成家后，每每给她一点钱，她也都攒着，不舍得花。她总是教育我们，不能乱花钱，她自己也近乎葛朗台般的吝啬。她是主张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供养我们读书、成家和社会交往，她又毫不吝惜。她是自己不花，就给儿女花，而又不让我们浪费着花。大约在十多年前，她却不要我们给的钱了。她扳着指头给我们算账：“你们看，现在的社会真好，妈有钱了，

家里那十几亩责任田，集体承包了，每年土地补贴3000多块，黄花产业分红2000多块，还有养老金，还有高龄补贴，这些加在一起，每年六七千块呢。我又没有什么花项，以后，你们姊妹的钱我就不管了。但你们不能乱花瞎花，要攒着，好好供孩子们念书，等给他们买房娶媳妇，妈知道这些都费钱，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从那之后，不管我们怎样变着法儿想给她钱，她都十分也不要。而现在，她还要给我们钱。去年给她过生日时，她就对我们说：“妈现在想，我现在攒着点钱，养老和后事都不用你们操心。就是觉得吧，钱攒着不花也是没用的。你们看，妈现在月月有钱领，吃的喝的穿的不愁，你们给买得齐齐整整，还都是好的。你们说妈攒钱还有啥用呢？从今年开始，妈不再攒钱了，有了就花，要给我的儿子、孙子、外甥们花！”

是啊，母亲过了今年春节已经88岁了，而我也65岁了，有妈在，我还是孩子哩！我出生在农历腊月二十九，仅过了一天，就迎来了新春。俗话说，有福生在大年。而今花甲之年的我收到了母亲的压岁钱，我不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吗？我突然又想到那天早上，我在“学习强国”平台上浏览学习，在“每日一读”专栏读到了一篇小文章《妈妈的眼睛》，顿时被这篇文章里所表达的母子情深所感动。从来不看朋友圈的我，破天荒转发了朋友圈，很快就收到了许多点赞。我就想，刚看完一篇妈妈爱孩子和孩子爱妈妈的文章，而那母子间闪动的眼睛里和根植在内心的爱，我现在也亲身经历过、感受着，这难道是巧合吗？体会着文章中母子间的情与爱，感受着母亲对我的情与爱，此时此刻，我真是感慨万千。

“大哥过年好！”一声问好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小弟来接母亲了，母亲今年要去他家过年。我从感慨中回过神来，看着母亲的屋里堆满了儿孙们送来的过年礼品，我欣慰地笑着望向母亲。此时我又突然想起，拜年是磕头的，我于是赶紧把母亲扶到沙发上坐好，然后跪在地上：“妈过年好！”两个儿子也赶快跪下：“奶奶过年好！祝奶奶福寿安康！”

此时，泪水溢满了我和母亲的眼眶。

探春令·元宵灯会吟

赵淑娟

燃情社火，载欢锣鼓，盛况如许。花车驶入蓬莱路，枕见云霓渡。胜景开，彩映街衢，应是袅娜春风处。

卜算子·元宵节观社火

王桂松

鼓乐入蹄声，灯节欣欣度。妙舞高跷彩车游，春逐秧歌步。情满雄狮机器狗，带火光光暮。家山不肯歇，染醉花千树。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逐春风

孔祥秋摄

“深山夜明珠”——花塔水电站建设始末

金丽娟

如今，位于太行山余脉深处的灵丘县花塔村，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成为备受青睐的文旅打卡地。其中，被誉为“深山夜明珠”的花塔水电站是一处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它承载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建设历程，谱写了大同电力工业电篇章中辉煌的一页。

花塔村四面环山，一水中流，气候温润，本是一方浑然天成的“世外桃源”，然而往昔，这里被一座海拔1900多米的红沙岭，隔绝成一个时代的“孤岛”。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场历时10年的鏖战，在深山中轰然打响。三楼公社四任书记——郭兴泰、徐耀、刘建军、孙信，相继带领四千乡亲，以钢钎叩石，以热血劈山，一锤一凿，皆向光明。

大山的觉醒

被大山封住的不只是一个村庄，还有凝固的岁月。

过去，红沙岭上常有这样的场景：峭壁险径间，一群后生，几个老汉，背着山货，佝偻着背，一步一步贴壁爬挪——他们要用一季的辛苦所得，去山外换取几斤食盐、三两瓶煤油。

他们是花塔的村民。这条路，祖祖辈辈，年复一年，走了无数回。

1974年初，灵丘县委、县革委会决定以改河造地项目开凿红沙岭隧洞。

任务落到有4000多人的三楼公社。同年3月15日，春寒料峭，30多名青壮年汇聚红沙河畔。没有鞭炮，没有锣鼓，只有一面在风中飘扬的红旗。公社书记郭兴泰站在大石上，声音沙哑却坚定：“我们要干一件前人没干过的大事！”

夙愿已久，一呼即应。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工棚是石头垒墙、杂木搭顶；吃的是从家里背来的玉米面、咸菜疙瘩；工具只有铁锤、钢钎和一台老旧空压机。

然而，初心易得，初程难启。摸爬滚打一年后，仅推进20多米。资金告

罄，工程濒临下马。

小书记的大担当

1976年6月，33岁的徐耀背着行李，走进三楼公社。上任第一周，他直奔红沙岭工地。眼前的场景实在让人揪心：工人们衣衫褴褛，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脖颈上长了疖子。隧洞里炮烟弥漫，几个汉子仍在挥汗如雨。

先解燃眉之急。他立即从信用社协调出3万元贷款，保障了柴油供应；又多次向县里争取到1.5万公斤补助粮，让工人们碗里多了几分实在。随后，他化身“物资协调员”，从铁道兵工地借来20根无缝钢管，从部队运回旧风钻和胶管，如燕子衔泥般，一点点为工程“续命”。

然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工程本身。原设计的大断面掘进，在现有条件下犹如蚂蚁啃山，进度缓慢。徐耀请来铁三院的技术员蔡华南，在工地办起培训班，自己也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经过反复测算，一个大胆的念头逐渐清晰：改弦更张。

党委会上，他提出将隧洞改为高3.5米、宽5米的单洞掘进，洞内一侧修路，一侧修渠。面对质疑，徐耀拿出测算数据，耐心解释：“小断面，能更快看到希望。”

最终，新方案通过。但资金，仍是勒在工程脖子上最紧的绳索。徐耀四处奔波，先后获批5万元水利专款、9万元贷款、30吨硝酸铵炸药、2台10立方米空压机……

5年间，徐耀以一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为红沙岭工程筹集资金19.7万元。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大，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

在一个人均日工值仅几毛钱的贫困山区，每一分钱，都重如千钧。

徐耀有担当。他担当的不仅仅是一个工程的钱与粮，更是在绝境中，为一个村庄、数千民众扛起的一个沉甸甸的名：“希望”的未来。

红沙岭的记忆

在工程施工的日夜奋战中，一群普通人用血肉写下了英雄史诗——

李月斌，六次被炮烟呛倒，最后一次咳出了血。

赵保春，一名复员军人，为救同伴，用肩膀扛起翻倒的千斤渣车。重压之下，他脉搏微弱，被抢救半小时才醒来。睁眼第一句话：“孙润文……怎样了？”

韩满红，被脱落的皮带打瞎左眼，却从未向组织张口过，“为公家办事，个人受点损失没啥。”

韩文仪，守了七年机械，故障不隔夜，缺油自己筹……

还有“铁姑娘班”——这个带着时代烙印的名称，在1976年春天，被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们扛上了红沙岭。她们来自周边的村庄：曲回寺村的高竹林、钟桂林、钟冬花、钟迎儿；河渐村的陈爱荣、陈秀娥；三楼村的耿来先、李玉凤、韩秋菊；牛帮口村的赫国荣、赫转英……在工程处于最艰难的阶段之时，她们挽起衣袖，扎起辫子，走进了硝烟弥漫的隧洞，抡铁锤、扶钢钎、推渣车。炮烟最浓时，刺鼻的氨气与硫黄味让经验丰富的男工都掩鼻皱眉，她们只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没有人松手，没有人后退。耿来先雨夜推渣车时连人带车跌入暴涨的河水中，被工友们从湍流里捞起后，浑身湿透，泥沙覆面，她

抹了把脸：“后半夜的班，我还能上！”

这是最朴实的宣言。此刻，她们不仅是姑娘，更是战士。

一炮惊天时刻

1979年9月7日上午11时，红沙岭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

烟尘如褐黄色的巨龙，从两端的洞口滚滚涌出，弥漫山谷。尘埃落定后，一道微弱却真切的金白色的光柱，从隧洞深处笔直地照射过来。

“通啦——！”呼喊声、欢笑声、铁锤敲击岩石的叮当声，瞬间汇成一片沸腾。

花塔村的老支书韩玉章，这个平素沉默得像块山石的老汉，此刻抓住牛帮口村支书那双同样粗糙的大手……所有的苦涩，仿佛都被眼前这道光冲刷出了一道泄洪的口子。

正在县里开会的徐耀飞速赶回。

这个3年来面对断粮、塌方、质疑都未曾掉泪的汉子，突然间浑身颤抖，泪流满面。韩玉章挤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老泪纵横：“徐书记，通了……花塔人世世代代都念着你！”

徐耀摆摆手，哽咽得说不出话。他比谁都清楚，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功劳？这是郭兴泰书记点起的火种，是四千乡亲用一碗碗高粱面、一滴滴汗水、一个个肩膀扛起来的奇迹。

徐耀站在人群中，话语铿锵：“今天隧洞打通了，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扩宽、加固、要修渠，要引水，要在这洞旁边建起我们自己的电站！”

四任书记的接力

1981年，徐耀调离。临行前，他紧

握继任者刘建军的手：“红沙岭交给了你，电站一定要建起来！”

刘建军接过蓝图，继续推进配套工程，完善引水渠道，开展电站厂房基础施工。

1983年，水利科班出身的孙信赴任，成为电站建设的“技术掌门”。他卷起铺盖住进工棚，白天与工人并肩，夜晚在油灯下核算数据、钻研图纸。

拦河坝浇筑、压力管道吊装、机组安装调试……每一关都是硬仗。孙信带着工人，用三脚架和倒链一寸寸吊装钢管，在狭窄的管腔里爬行检查焊缝……

1984年10月15日，红沙岭下，千人汇聚。孙信在控制室下令：“开机！”水轮机由缓至疾，发电机平稳工作，电压表指针缓缓升起——电，来了。

牛帮口水电站（今灵丘县花塔水电有限责任公）正式投运。水头落差61.8米，装机容量3×200千瓦，年设计发电量319万千瓦时。这一刻，十年长征，终于抵达光明的彼岸。

从郭兴泰的破冰启程，到徐耀的百折不挠，到刘建军的接续前行，再到孙信的专业收官——四任书记，十年接力，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与担当。

“孤岛”的蜕变

水电站的建成，一举打开了花塔尘

封的山门。自此，水、路、电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全新的韵律。

水来了——沙河水利被驯服抬升，沿着新修的渠道第一次流上了300多亩旱坡地。自此，小麦、玉米、水稻轮番，实现“三种三收”，粮食亩产从不足百斤跃升至800斤以上，花塔人告别了吃返销粮的历史，还有余粮出售。

路通了——那条827米长的隧洞，终结了祖祖辈辈翻山越岭的历史。拖拉机、汽车第一次开进村中，与外面的世界互通有无。此后，乡里又组织群众一鼓作气，修通了连接外界干道的公路，天堑真正变成了通途。

电来了——不仅为花塔村带来了光明，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的工农业生产。

2010年，花塔与牛帮口的村民自发在隧洞口立起石碑。石刻无声，人心有记。

2024年，红沙岭纪念馆正式开放，一段困守与突围的岁月，从此被定格为可触、可感的集体记忆。

今日的红沙岭隧洞，依然是深山通联外界的血脉。洞内，一侧车辆穿行，一侧渠水潺潺；洞外，绿荫掩映清溪，梯田叠翠生辉，游人络绎不绝。昔日的“贫困孤岛”，已成为闻名华北的“世外桃源”。

花塔水电站历经技术改造，至今仍在高效运转。截至2025年底，累计发电超5080万千瓦时，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光明与动力。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社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